

钱眼识人

似曾相识妈归来

被称为“告别之作”的动画电影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在国内公映了，票房很好，中国居然成为最大票仓，这恐怕是大师宫崎骏没有想到的，一方面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加持，另一方面就是多年来作品积累至今的情感爆发，就像憋了很久说出来的“我爱你”。关于这一部，有人说看懂了，有人则云里雾里，可见它的信息密度是非常高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大师拍了一部类似“目连救母”或者“沉香救母”的经典文本，一个少年穿越生死去寻找受苦受难的母亲，恐怕是东亚人都能共情的母题。

在电影里，主人公真人深爱自己的母亲，在异世界里他见到了她，也就是化身少女的火美，在离别之际对方答应来生会做少年的妈妈，

一诺千金。这一段旅程拍得非常诡谲奇丽，我又有了类似的联想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一个午睡就闯入太虚幻境，从而洞察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。同样，真人也是在异世界里初见战争亡灵哇哇哇哇如何吸收月亮精华，飞升组成人类DNA的双螺旋结构，他看到了战后新一代如何诞生，承载着怎么样的记忆包括对战争的怨念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部分精灵的牺牲是必要的。成年后的贾宝玉，走出太虚幻境时其实已经不能记住全部内容，但数年之后某位金钗的命运轰然到来时，他才意识到这一幕是熟悉的。所以真人在走出异世界的时候，苍鹭善意地提醒过记忆是可能流失的。如何将家族、族群乃至历史的记忆尽可能得保存完整，是一个浩大的玄学工程，文学是

一条路径，电影未尝不是另外一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隐喻是必要的，它设置了窄门，却捍卫了永恒的价值。

火美是一个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好女孩，她捍卫生育，保护哇哇哇哇的顺利进化，也照顾着怀孕的妹妹，她迎接真人，指引他寻找答案。她还拥有驾驭火焰的超能力和烤面包的好厨艺。在异世界她与自己未来的儿子产生了结伴同行的信任和依恋，她的夙愿也仅仅是做家族的好女儿、妹妹的好姐姐以及终极目标是一个好妈妈。电影一开始发生在医院里的大火，除了是呼应二战摧毁文明的战火，也可能是妈妈超能力和前世记忆的复苏，她陷入了不可遏制的痛苦中，一方面是她的丈夫从事军需生意，与她背靠的文明格格不

入，另一方面她亲密的伙伴，今生的儿子逐渐长大了，很可能就将被裹挟在废墟里，杀人或者被杀？前世记忆中，河边等待分食鱼肉的冤魂、排队卑微的哇哇哇哇，一幕幕画面历历在目……这火是失控的，自毁，悲情的意象。在异世界，有一幕难得温馨的片刻，火美烤了面包，在上面抹了黄油，以及厚厚一层果酱，但画面却奇怪，真人像是在“嗜血啖肉”。想起一句老话，孩子都是生出来讨债的，是父母上辈子的冤家。或许在异世界，我们也像真人一样目睹了云诡波谲，经历过九死一生，当时我们与家人是什么关系，无从查证。今生，我们以这样的缘分重逢，续写宿命，前行且珍惜吧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发灰的白衬衫

写金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过去我们看过太多所谓的“金融背景”，摩登男女锦衣华服，几个亿的项目挂在嘴边，却仿佛是小女孩穿大人衣服的过家家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上海出品的新剧《城中之城》早早就展现出足够的底气。股市震荡、资本入局、高管车祸，开局环环相扣的叙事，不仅牵出局中人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也道出了以于和伟扮演的赵辉为代表的中年金融人遭遇的巨大压力。而顺着白宇帆扮演的职场新人陶无忌的故事线，更多普通人可感的“班味”扑面而来：没有人脉容易被“发配”柜台，存款指标的完成居然有“潜规则”，身边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同事竟然有大靠山……无怪乎最近社交平台频现网友调侃，称该剧“分分钟将你带回上班场景”。

好在，今天的观众大多任性，越说“别看”，他们越是追得起劲。这起劲的原因，当然不仅仅是真实。追剧至今，《城中之城》最好看的还是对人的刻画，从一个人牵出一张人际

关系网，从一件事延展到不同的选择，最终拷问人们在这个规则鲜明却又充满诱惑的金融之城的生存之道：当职业准则卷入金钱利益、人情纠葛，你站在哪一边？

标准答案呼之欲出，但《城中之城》用赵辉的故事，细腻道出在现实背景下，要交出完美答卷到底有多难。赵辉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能力，年轻时就在恩师戴行长的栽培下小有所成。然而人到中年，想要在这个平台上更进一步，他却难免面临“独善其身”与“随波逐流”的两难之选——想做好扶持小微以及科创企业的“阳光计划”，却一再被质疑“吃力不讨好”；他自诩“青青陵上柏”不愿走偏门，转眼遭遇空降领导晋升无望。生活中，女儿眼疾的加重、医药费的捉襟见肘，也让他如履薄冰，连突如其来的资助都显得面目暧昧，用心难辨。他处处抵抗，却又处处碰壁，陡然之间恍惚自己一直坚持的“一尘不染”，意味着怎样巨大的代价。

于是，赵辉身上这件曾经被他百般爱惜

的“白衬衫”，终于开始变灰。说来也妙，这两年表演往往大开大合的于和伟，这一回相当内敛，甚至时不时流露出一些中年人独有的忧伤与脆弱，连眼泪都是说来就来。再加上暗暗咬紧的后槽牙、被打击后努力切换的微表情，于和伟不仅成功洗掉了影视剧里中年精英容易粘上的“油味”，也将人物的异化演出了生活的质地，让观众心痛之余又有警醒：不要高看自己的骄傲与自律，也不要小看环境的优扰。守护“白衬衫”的纯粹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。

一个有趣的题外话是，央视今年以来陆续播出的《繁花》《追风者》和《城中之城》都对金融市场的描绘，更牵连出一系列有关于行业健康的思考与讨论。这大概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力量，不仅仅记录或戏说，而是众生的故事，给出对过去的反思，对当下的提醒，乃至对未来的启迪。

李原秋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不过草木之人罢了

上一次出现在国产电影里的儿子救母故事，应该是动画片《宝莲灯》。看到小沉香为救三圣母翻山越岭，人们不禁也要问：这个家庭的父亲去哪里了？原来他只是一介书生，无法拥有劈开华山或摧毁雷峰塔的勇气与神力，只能旁观儿子赴汤蹈火。院线新片《草木人间》里的家庭关系设定与其相似，父亲缺席，母亲误入歧途，也是由儿子肩负起拯救妈妈的重任。故事发生在现代社会，父亲的消失需要更多让人信服的理由，从公映版来看，多少有些语焉不详，尽管这并不十分重要。

《草木人间》脱胎自另一个传说“目连救母”，故事不像《宝莲灯》那样有合家欢色彩，很大一个原因是目连的母亲并非善类，生前吝啬贪婪，死后入了地狱，不过儿子没有放弃这个不完美的母亲，故事也就具备了劝人行孝与劝人向善的双重谏诤意味。这个故事也被改为一地地方戏，民间目连戏有一出目叫《小团圆》，学者冯晔还考证出这是张爱玲同名小说的书名由来，意寓骨肉重逢，也昭示小说故事的主线是写母女。与之相对应的，《草木人间》的主线是吴苔花与何目莲母子，母亲误入传销组织，儿子卧底营救，最终母子团圆。

按理说，电影叙事应该是以儿子视角行进，须得由他来回溯过去，展望未来。消失的父亲、疯癫的母亲，以及成长中的他，共同组成一个人间家庭。不过现在看来，电影主创一度在“母亲受难记”“目连救母”“父亲的秘密”三者之间犹豫不决，公映版选择前者，淡化或舍弃了后两者，父亲的戏几不可见，儿子救母的戏也稍嫌不足。最让人诟病的第二幕，对于母亲身陷传销圈的描摹可说是不厌其烦，紧密轰炸。大篇幅展示地狱图景，是展示母亲经受的苦难，她甚至走火入魔，也贡献了这部影片最为华彩的表演——展示这一过程并无不妥，癫狂堕落到底无非逐步加码，只要人物还有一口气，甚至可以把她逼到濒死边缘，但仍在控诉传销之恶，把人变鬼。

显而易见的，“目连救母”显得弱了，这才是这个故事之所以为成立的内核所在，是更重要的戏肉部分。至于消失的父亲那部分，从曝光的删减片段可知，父亲也有一段世所难容的前史，可说是“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”。这也让人对公映版的取舍心有疑惑，隐去丈夫那条线，吴苔花咬牙切齿的满腔怨恨多少显得偏执，后来变得疯癫也因此缺少了更为明晰的动因与助推力。

凡此种种，导致了观众对影片观感不一。它到底是“山水图三部曲”之一，还是电影营销所言的“传销版”《孤注一掷》，似也不那么重要，争议的焦点或许更在于，一个创作者秉持风格一条道走到黑，到底有多难。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自陈心迹时说，“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”，其实是对《草木人间》里这些人物的至高礼赞，每一个人都值得仔细打量。影片最后儿子有机会见到父亲，但他选择转身离开。尽管在意料之中，这样的片段仍然十分动人，也让人恍如重回《春江水暖》里的某些时刻。

长凤新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亦舒小说的再造与重塑

根据亦舒小说《承欢记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，目前正在热播，这部剧由田宇导演，杨紫和许凯主演，班底不错，收视数据和景气指数也不错，但这部剧又遭遇了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《流金岁月》同样的问题，那就是亦舒的读者不认可。

作为亦舒的读者，作家王恺却对这部剧不满，他在微博上说：“亦舒小说里，女主角绝对是体面人，那么多身穿灰白黑的中环女郎，终极需求就是体面。就连卖身的姜喜宝，心心念念的也是爱，得到爱成为她的困局，也没有尽失廉耻得让人厌恶。亦舒贡献给她的小小说女主人公一种气质，所以她们才能叫‘亦舒女郎’。”在王恺看来，这些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核心的问题是，主演没有亦舒人物的气质，男的不是“家明”，女的不是“玫瑰”。

亦舒人物，到底该有怎样的气质呢？尤其是“亦舒女郎”，如何才能算“体面”，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“喜宝”，有一百个理解和诠释“玫瑰”与“家明”的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亦舒的人物，还有一种时代气质，而这种气质，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，时代一过去，就踪影全无，再怎么努力仿造，其实都搭不上那根线。

亦舒生于1946年出生，1960年代就开始写作和出版，1979年，出版了《喜宝》，整个八

九十年代，亦舒小说和琼瑶、金庸、古龙小说一样，既是文学热点，也是影视热点。但和琼瑶等等作家比起来，亦舒小说改编数量很少，和她的创作数量比起来就更少，现在还能被人提起的，不过《喜宝》《流金岁月》《玫瑰的故事》《朝花夕拾》《珍珠》等等几部，在影视改编成为作家影响力扩散的金标准的当下，她不算第一线，但在跨越时代、读者影响力和忠诚度这些标准下，她是当仁不让的女王。她在1966年年11月出了第一本书，天地图书编号100的亦舒作品，是1989年的《满院落花帘不卷》，编号200的作品是1999年的《如果墙会说话》，2016年的《哀心笑》，编号300,200到300，只用了17年时间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有生之年，我们恐怕可以看到编号500的亦舒作品。她的写作速度，以及读者的忠诚程度，在华语作家里，无论如何都是首屈一指的。甚至她的哥哥倪匡，在写作速度上可以和她比肩，但却留在了他的时代，而不像亦舒这样，一直走到了2024年，还能再度翻红，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。

但亦舒之所以在2020年代再度翻红，原因恐怕是，她写作的年代，是香港崛起和腾飞的年代，许多故事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，比如老钱家族，比如职业女性，比如“体面”，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。而如今，内地在多年酝酿之后，也在持续的崛起和腾飞中，当年出现在香港的一些社会现象，也再度出现在内地，比如老钱家族和职业女性。所以，亦舒在三十乃至四十年前写的小说，突然在这个年代获得了现实性，改编成电视剧毫不违和，只要对一些年代特征比较明显的事物略加修改就好。比如《承欢记》，杨紫扮演的麦承欢，一身的

“班味”，就很能获得当今观众的理解和认可。

但毕竟时代在变化，人的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乃至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、女性观、家庭婚姻观，都在发生变化，亦舒女郎身上的那些特质，聪颖、自省、勤力、独立、幽默，甚至她们的穿着打扮风格，七分裤，白衬衣，潜水表，有些在现在是有效的，有些已经失效了，有些虽然没有失效，但却成为时代思潮的支线，而不是主流。就比如亦舒的婚姻价值观，其实是非常古典的，又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，而现在的婚姻观念，却呈现出一种，前卫的愈发前卫，落伍的越发落伍，现代的更加现代，前现代的更加前现代，这样一种特色。就是说，观念在分流，也有了巨大的差距，而这些有着巨大差距的观念，和观念所指导的生活，都能奇异地并存着。所以，“亦舒女郎”身上的特质，虽然没有失效，但却变成一种小众特质了，一旦改编，就得有所顺应。比如，她们既要独立，要现代，却依然要和豪门发生联系，一边要躺平，要波西米亚，要嬉皮雅痞，另一边要靠躺平靠嬉皮气质赢得有身份的人的青睐，就是这么吊诡。

而且，社会倦怠期的观众，比以往更渴望HE美学，更渴望得到抚慰，而亦舒小说中那种苍凉的、悲凉的，《红楼梦》式的美学，显然是不能符合现在观众的需求的，这也得改，所以，电视剧里的麦承欢的人生蒸蒸日上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而原著里的麦承欢，却在疲惫的现实里选择了走进婚姻，又在令人疲倦的婚姻议价论价过程中失去了气力。亦舒小说在今天的得与失，再造和重塑，因此格外有趣。

韩松落
作家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